

迪化街鄉愁，聚散兩依依

採訪／黃哲斌

一條迪化街，兩種鄉愁。
四十九歲的林兆剛，擁有電腦、土木的學歷專長，二〇〇九年還是高鐵工程師，卻因阿公臨終前一句話，辭去高薪工作，回家接手台北最老的店舖，成為第五代店東。

六十歲的郭重興，幾家出版社的老闆，祖父曾是迪化街最富有的商人之一，他的家幾乎是街上最美的建築，但因後人經營不善，忍痛賣掉老店及大宅，成為郭重興最深的痛。他至今每週回來看看老街，回憶童年時光，感受心中的陳年酸楚。

老店傳承逾百年

現由林兆剛經營的「林

▶ 迪化街的開基老店「林復振商行」，第五代經營者林兆剛（左起）與姑姑林韞、父親林徵龍、兒子林亮宇、太太陳雅莉在老店前合影，彷彿是台灣版的「橫山家之味」。（陳志源攝）

復振商行」，是先祖林右藻於一八五三年所創設的，自此，迪化街才開始「結



市」。由於店舖的牆面與隔鄰共用，一百五十年來不曾大幅改建。林兆剛的父親林徵龍、姑姑林韞回憶：「我們小時候，店舖屋頂還能看到一根根杉木橫樑；牆面下半是呷哩岸的石塊，上半是土角砌成，碰上颱風或地震，媽媽都很擔心。」

時至今日，店內天花板已裝上輕鋼架，牆面由鋼板強化遮蓋；只有店舖外觀曾經整建，由於一九三五年日本政府舉辦「台灣博覽會」時，曾要求迪化街的商家整修門面，商店外牆因而重建為現貌。

一百多年來，林家白天在樓下作生意，從日治時代的糖、油、麵粉、乾貨，賣到現在的進口冷凍食材、南北貨，也曾率先引進日本的高帽子禮餅；晚上，他們大多睡在狹長的二樓林韞說：「二樓屋瓦外有個小平台，我們以前常躺在上面，看著滿天星星。」

捨高薪接棒

林兆剛小時候迪化街還有元宵炸寒單的習俗，他會在二樓居高臨下等候，當寒單爺神轎通過時，拚命點燃鞭炮往下丟。大學讀土木工程、在美國攻得電腦碩士的林兆剛，原以為這家老店只剩童年記憶，未料上一代店東四叔因病退

大規模商業區始祖

南北銀座： 榮町、末廣町

採訪／石文南·黃文博

迪化街是日治時代台灣人的商品批發中心，卻不是最熱鬧的商業區；反倒是台北市「榮町」與台南市「末廣町」，才是最繁華的模範街區，被日本政府譽為「南北銀座」。

榮町就是現在北市衡陽路周邊區域，大多為仿巴洛克式建築的商店市集，茶莊、醫院、銀行、書店、樂器社櫛比鱗次，町內有全台最早的菊元百貨。當時榮町的商店多由日人經營，被台灣人視為高級購物區。

台北文獻會史蹟解說老師何良正表示，清代約於一八八二年修建台北城，城內建築以四處府衙、四座廟為主，直到日治時期進行類似都市計畫的「市區改正」，才在一九二〇年出現台北榮町：「現在重慶南路的東方出版社，當時就是新高堂書店。」戰後，上海的綢緞莊、銀樓等商店進駐台北榮町。

如今，昔日的菊元百貨已易主為國泰世華銀行，至於一九四五年的中華西藥行、賣南北貨的伍中行則仍屹

立不搖。

至於台南，日治時代因舊運河淤積，一九二六年新運河完工，日人將連接碼頭（今中國城）、台南州廳（今台灣文學館）及火車站的末廣町（今中正路一帶），發展成為台南銀座。

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張玉璜說，新運河開通後，火車站前的大正町通、末廣町成為最重要的幹線，商業中心也從「五條港」轉移到末廣町：「目前的中正路兩旁，當時設計了兩排連棟式商店，南側排頭就是林百貨，民眾稱為『五層樓仔』，這兩排街屋，是台南史上最大規模的『結市』。」

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理事長詹伯望說，當年末廣町的商家還組了一個「銀座會」的組織，對商家多規範，例如規定只能開商店，不許開銀行，若在這裡開店，騎樓必需統一管理，不能亂擺商品、破壞觀瞻等等。

▶ 日人慶祝治台四十年時，台灣總督府舉辦台灣博覽會的衡陽路街景，右側飾滿燈泡的建築為菊元百貨。（黃世麒翻攝）



休，其他堂兄弟又多數移居國外，這家老店面臨無人接手的窘境。

「起初我很猶豫，但我父親及四叔說，阿公臨終遺願就是『別讓這家店不見了。』於是我二〇〇九年八月辭掉工作，回來顧店。」林兆剛說。

童年的大宅

郭重興則是另一個故事。他的祖父郭烏隆出身三峽貧戶，移居迪化街幫人擔菜、擺豬肉攤，一步步發跡，買下迪化街中段最漂亮的紅磚建築，開設「郭怡美商行」，又在店舖正後方蓋了三層樓的大宅院，前後相通，有花園、有水池，郭重興就出生於大宅裡。

「阿公主要與滿洲、日本往來貿易，外銷台灣的糖等貨物，再進口大豆等物資，包括當時的麒麟啤酒。蓋這座大宅的錢，據說一趟糖的交易就賺回來了。」郭重興說，光是宅院的面積就逾百坪，小時候他跟幾個堂兄弟常在屋內玩捉迷藏：「太好躲了，我的童年就在這裡玩瘋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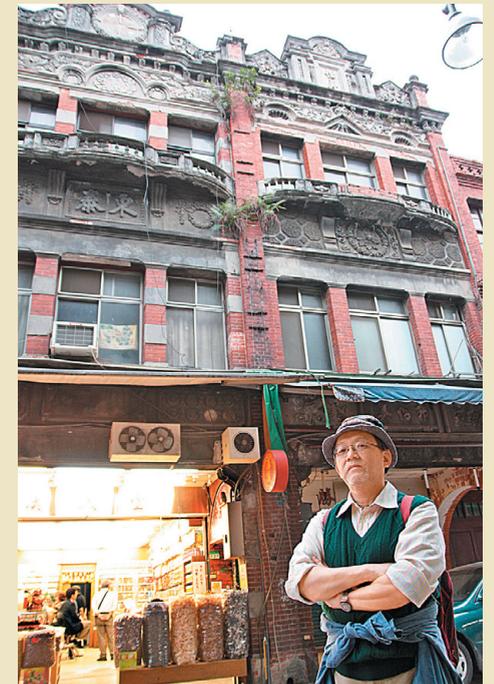
回溯所來處

後來，由於大伯與長兄先後經營失利，郭家先失去店舖，再賣掉大宅，當時郭重興三十六歲：「我在這裡出生、長大、娶妻、生了長女，這間房子到處是我的人生記憶，沒想到被『所有權』硬生生剪斷了。」

心酸之餘，郭重興索性搬往新店，曾共同創辦城邦集團，現為共和國出版集團老闆的他，發現自己還是忘不了老家。每逢週日，他騎著單車到迪化街附近的李春生紀念教會做禮拜，然後踱回街上，吃吃老攤，拜訪青春遺跡。

就像鮭魚尋找身世，郭重興的兩個女兒也喜歡逛看迪化街，他自己一直想買回舊居，「但得要賺了大錢才行。」郭重興苦笑道。

至於林兆剛，則是溯回家族源頭，努力學做生意，希望讓這家老店再發光



▲ 郭重興每星期都會回迪化街走走，他背後的兩棟紅磚建築，就是當年祖父與叔公發跡的商行。（黃哲斌攝）

亮：「我跟太太正試著用網路行銷，跟新一代的消費者溝通。」

諺語

買賣算分，相請無論：商場原則買賣與請客，應該公私分明。此語強調生意歸生意，交情歸交情。

五進五落，庭院深深

台南神農街，暗藏三百年史蹟

採訪／黃哲斌

台南有一條窄街，歷史幾乎是迪化街的兩倍長，三百年來保留清代、日治、民國不同時期的房屋特色，至今蘊藏著五進五落的幽長院落。每一張台灣古地圖，幾乎都有它的身影；然而，近代的地圖上可能找不到它，台南人或許也沒聽過它。

家族在此落腳一百五十年的張國楠說：「我從小就納悶，我家地址是『神農街』，但因街道太窄太短，地圖上找不到；老一輩的鄰居提到這裡，卻又叫它『北勢街』。」

十幾年前，張國楠北上參觀「十七世紀福爾摩莎特展」，看到故宮耗費億元向荷蘭商借的古文物裡，竟出現他家附近

「大井頭」等字樣：「我整個人都起雞皮疙瘩。」那時，他才知道貌似破敗的老家，暗藏豐富的歷史寶藏，於是投入地方文史的發掘之旅。

「一七二〇年，北勢街第一次出現在文物紀載裡。」張國楠說，當時台江內海淤積，只剩下五條河道連結台南舊城與海洋，河道兩岸開始出現街道，北勢街就是最熱鬧的貿易輻輳中心，唐山的布匹、茶葉海運而來，從後門河道上岸，前門是店舖、一樓是倉庫，二樓則住著店東及夥計一大家子。

張國楠的家也是如此，由於臨街寸土寸金，每一戶寬只有四米半，但縱深可達七十三公尺，每一層樓可達一百多坪，關鍵就在於「五進五落」。又因為戶戶緊臨，父母在家吵架時，住隔壁的外祖母會從屋內探頭，眺望他家天井「難怪後來，街上鄰居想幫我提親，我爸都拒絕了。」張國楠半開玩笑說。

從小因為父母督促他們讀書，不准下樓玩，屋頂變成他們「飛簷走壁」的遊樂場，說著說著，近花甲的張國楠輕巧跳上屋樑，眺望整條街的紅瓦屋頂，衷心期盼這條老街，重現百年風華。



▲台南市神農街曾是台灣最繁華的貿易中心之一。
(黃哲斌攝)

市集崛起，向天借地

西市場布市繁華落盡

採訪／黃哲斌

提起老商場，台北人會記得中華商場或永樂市場，高雄人會想起新堀江。但許多人不知道，台南市西門路、民生路口，也藏著一座一九〇五年至今的龐大商場。

「最早這裡不是布市，隔壁是眼鏡店，這間是餅店，都是日本人的商店。」萬香布莊老闆林文彬歷歷數著。當年日本政府先蓋了傳統集中市場，後來在旁邊搭建這座「淺草商場」。至今，此處商家只有地上使用權，土地則向政府承租。

戰後，林文彬的岳父自日籍老闆手中接下店面，因民生物資短缺，大家發現賣布最好賺，於是一窩蜂改為布行，這裡也變成南台灣最大的布市。林文彬十八歲應徵當店員，三十歲接下布莊生意：「民國六、七十年間，這個小店面聘用了六名店員，台中以南、屏東以北的人要嫁女兒，都要來這裡辦嫁妝。」

「而且當年景氣好，附近有寶美樓等高級酒家，店家要求小姐至少準備七件旗袍，光是她們的生意就接不完。」不只林文彬，三十幾年前嫁到此地謝家的歐佩華，也記得舊日榮景：「八點多一開門，店外就排滿做西裝褲的顧客，我先生與小叔忙著丈量、剪布，我負責收錢記帳，總



▲西市場旁的布市商場，近百年歷史的木造屋頂與四十歲的水泥屋頂交錯並存，景觀有趣。
(黃哲斌攝)



▲目前台南西市場已殘破不堪。(黃哲斌攝)

要忙到晚上十點多打烊才能喘口氣。」

不像萬香布莊仍維持兩層樓，謝家與許多店家都是四、五樓高的水泥建築，每層樓只有六坪。「四十年前，商場大火，被燒掉的店家，政府允許他們重建。」只要抬頭看商場走道的天花板，就可看出木造屋頂是日本時代遺留下來的，水泥屋頂則是被燒過的區域。因此，西市場維持新舊建物交錯的景象，為了爭取住居空間，一樓走道天花板往往就是二樓住家院子，他們稱為「向天借地」。至今，火仍是商場的大敵，有次樓下生意太好，歐佩華從三樓廚房下去幫忙，忘記在燒開水，等到廚房冒出火苗，隔壁鄰居緊急通知，她才衝上樓滅火：「我嚇得腦筋完全空白。」

西市場如今不復往日繁華，許多布行改賣窗簾，謝家也重新裝修，供旅客入住體驗，成為網路相傳的熱門景點，百年孤寂的老商場，似乎出現一絲活力曙光。

蓋自己的房子， 活出自己的生命故事

採訪／黃哲斌

或許，有人記得她是「老市長夫人」，有人知道她是成大建築系第四屆第一名畢業生，設計過許多民宅、校舍、飯店。然而，她始終記得，自己是一名棉布行老闆的女兒，厭惡政治卻被捲入政治，在性別歧視的年代，為自己「女建築師」的稀有身分而奮鬥。

她是台灣戰後的重要建築師之一，年屆八十還未退休，住在自己設計的房子裡，享受這幢四十一歲洋房的細緻風情，她最得意的是這房子造價低廉，「都是用別人看不起的材料蓋成的」。

戰後第一代女建築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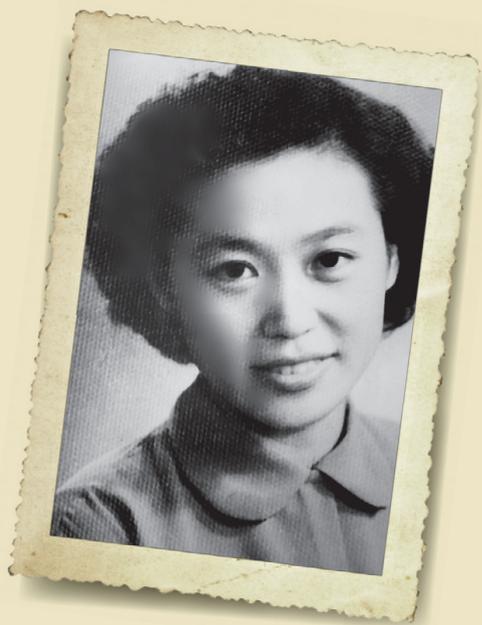
王秀蓮出生在台南市，從小就發現自己有畫圖天分，而且擅長裁縫。戰後，她從台南女中畢業，父親原本不准她再升學，驚動校長上門苦勸，王秀蓮

► 戰後第一代本土女建築師王秀蓮，就讀成大建築系的模樣。（王秋霞提供）

也瞞著父母偷偷考大學，結果考上成大建築系，四年後以第一名畢業。

「原本校方有意栽培我，讓我到美國普渡大學讀碩士，條件是加入國民黨。」王秀蓮說，因為不想沾染政治，讓她斷了深造之路，但隔年就考取建築師執照。「當時有些男同學冷言冷語，說女孩子當什麼建築師。」

不過，她與另一名同學林錫山結



▼ 王秀蓮背後的木板牆，由四十幾年前拆船工廠拆下的廢料回收利用。（黃哲斌攝）



婚，並且與老師金長銘合作，為林家設計了一棟三層樓住宅，這棟造型新穎的洋房，被視為戰後代表性建築之一。家族以鹽田發跡的林錫山，一九六八年選上台南市長：「當他告訴我要選市長，我一聽，頭都昏了。」

在地材料打造理想屋

沒多久，她在台南市東門路僻巷裡找到一塊土地，決定蓋一棟她理想中的住屋，同時搬離林家的發跡地。雖然土地五百坪，但她只蓋了建地四十坪的兩

見證台灣老厝變遷

重現失傳竹籠屋

採訪／黃哲斌

七十六歲的李清德與六十七歲的弟弟李養，見證了台灣地平線上「家」的轉變。他們布滿陳年老繭的雙手，建造過數以百計的房子，二〇〇六年更與已辭世的老二聯手搭蓋「竹籠屋」，或許是台灣最後一棟。

竹籠屋台語稱為「竹管仔厝」，是以前常見的家屋形式，以竹子搭起屋架及桁樑，牆壁糊上石灰、糖水、瓊麻混合的敷料，屋頂鋪上一層層茅草，就是尋常百姓的家。

李家兄弟世居台南市安南區，父親除了一點薄田，主業是賣竹兼蓋屋。「當年安南區都是貧窮的作息人（農夫），

大家都住竹管仔厝，環境普通的住三間，好一點的住七間，最有錢的高家才住得起

▼ 夯土用的模具。（臺史博提供）

▼ 舊時土角屋以泥土為主要材料，砌成土磚頭。（臺史博提供）



木造房子，他家還有花鳥彩繪、琉璃裝飾。」李清德說。

後來，李家三兄弟跟著父親學蓋房子，屋主要蓋幾間、蓋多大、方位座落如何，都得在心裡算得明明白白。李養捧出一本薄紙訂成的冊子，紙頁以楷筆書寫籤詩般的口訣：「這本是『天公地母卦』，是阮老爸傳給我們的，已經有一百多年。」李養說，任何房屋、任何方位、任何面積，只要一查，找出相對應的口訣：「弄清五行生剋、二十四山頭（方位）」，就知該怎麼動手起造。

就這樣，他們三兄弟連同父親、叔叔，變成台南地區有名的工班，只要兩個人，二十天就能蓋好一棟竹籠屋：「夏天住在裡面真涼，冬天也不會冷，颱風地震來時頂多搖一搖，而且免稅金，真理想。」李養仍懷念古早時代的「竹管仔厝」。

戰後經濟改善，民間開始競相改蓋磚瓦屋，一直到鋼筋水泥的透天厝，他們都會蓋。「原理都是相通的啦，」十幾年前，他們年事漸高，改行在家鄉養乳牛。四年前，臺史博想在園區內蓋一棟竹籠屋，遍訪大台南地區，才請出他們重現這項幾已失傳的技藝。而今，小小的竹籠屋通過八八風災的試煉，屹立在博物館巨大的建築前，像一個走過百年孤寂的，台灣人共同的家。

層樓：「因為預算有限，而且夠住就好了。」

王秀蓮用屏東山地門的石板、台南關子嶺的圓石、花蓮的大理石，拼貼出極具風格的外牆，她笑指著地板上的白色大理石磚：「這一才只要五十元。」不迷信昂貴的進口建材，運用在地材料，蓋出堅固耐用，不容易損壞的房子，這是王秀蓮的第一課。

不要謀殺氣候

然後，王秀蓮踱進屋裡，打開高逾一公尺的木框窗戶：「西南風是台南最好的禮物。」室內如何通風、廚房及熱水器如何排放廢氣，這些細節是她的第



▲李養（左）與李清德解說如何搭建竹籠屋。（黃哲斌攝）



▲王秀蓮自己建造的住宅，二樓屋角的拱廊及欄杆，四十年前屬於非常別致的設計。（黃哲斌攝）

▲住宅外牆以不同材質的石材砌成，還有工匠巧思創作的飛鳥圖。（黃哲斌攝）

二課。「不要謀殺氣候。」王秀蓮說。

王秀蓮又指著玄關，泛透溫潤光澤的大片木板牆，說它們是拆船工廠拆下的廢料，卻是極好的檫木，至今可能有百歲歷史。

相對地，王秀蓮並不喜歡使用厚重的窗簾：「因為不好整理。」她非常推薦寬板的木頭百葉窗：「關上可擋風、擋蚊蟲，打開可通風、通光線，而且容易擦拭。」實用、易維護，這是她的第三課。

人住房子，不是房子住人

最後，她走進寬大的客廳，這是台南女中老校友經常聚會、聽音樂的場

所；又看著大門入口公私分流的動線，強調設計必須從使用者角度出發：「人住房子、不是房子住人。」就像她身上的衣褲，至今都是自己設計剪裁。

回望自己的建築生命，王秀蓮反覆謙稱：「我是個不重要的老人。」

然而，她走過艱困年代，努力突破性別的天花板，當年未遵循長輩的期望安安靜靜當一名裁縫，而今卻將這棟舒適的家，住成一件充滿情感的老衣服。

諺語

萬丈高樓從地起：這句客語俗諺勸人做任何事就像起高樓，一定要從基礎做起。

設計師口中的高端住宅

夢幻豪宅高不可攀

採訪／黃哲斌

「真正的豪宅，通常有兩個客廳、兩個餐廳、兩個廚房，而且可能有自己的練泳室、spa室及美容沙龍。」曾為台北仁愛路帝寶設計實品屋、擁有二十幾名帝寶客戶的大隱設計負責人王鎮華說。

王鎮華一九八九年成立設計工作室，二十年來，大多只接豪宅設計案。他表示：「其實，我們大多稱之為『高端住宅』。」

他指出，台灣真正豪宅的起源，應是二〇〇二年信義計畫區的「信義富邦」。

王鎮華分析道：「從此，台灣的豪宅設下了幾個標準：一、屋內有自己的宴會廳；二、飯店級的專業廚房；三、電梯分客梯及服務電梯，動線彼此區隔；四、地下室須有司機及隨扈的待命室，車位旁甚至有私人儲藏室，擺放高爾夫球具或自行車。」

王鎮華表示，許多豪宅主人都是企業主，他們有在家宴客的需求，光是主客廳常達四、五十坪，還要有副客廳供客人密談。

另外，餐廳要有中式圓桌與西式方桌各一，才能因應不同場合使用；除了一般熱炒廚房之外，還要有要輕食廚房：「女主

人找姐妹淘餐敘時，就能準備一些餅乾、三明治。」

加上豪宅的公設比例普遍較高，「一百五十坪扣掉公設，已不太夠用，所以一般豪宅大多兩百五十坪左右。」王鎮華的業主中，也不乏四、五百坪的個案：「這些業主通常需要一個會議室，讓幕僚到家裡開會，甚至裝有視訊會議設備。」除此，spa室、室內小泳池、健身室、紫外線太空艙都是常見配備。

除了動輒上億的房價，連同設計、裝潢、衛浴及家具，豪宅主人往往還要付出每坪二十到三十萬元的代價，才能打造一個夢幻的住居城堡。

由於高不可攀的價格，豪宅成為政要商賈、明星新富爭相追逐的目標，卻也距離一般百姓愈來愈遠，變成一種好奇窺望的異次元空間。



結語 房子，只是居住的身體

執筆／黃哲斌

最初，為了逃離蚊蟲毒蛇、躲避烈日雨雪，我們蓋好房屋，住進簷下，這是我們的家。現在，很多人卻成了「屋奴」，讓「買屋」成為上班族痛苦的代名詞，也讓「起厝」這件事，出現極大的社會心理落差。

一百多年前，台灣許多民宅還是土角厝，窗戶僅是一個小洞。日本人來了，鼓吹空氣流通、採光明亮的衛生優點，宣導加大窗戶、拓寬街道、明訂騎樓的一致寬度，台灣人有了相對現代的住居環境。

一百年來，我們在閩南式家屋的基礎上，添上羅馬式的柱頭裝置、本土熱帶水果的浮雕紋飾；我們接受日式住宅「內外有別」的哲學，把鞋底的泥土留在屋外，讓屋內地板保持潔淨、纖塵不染；我們將西方的 Model House 發揮極致，發展出奇特的「樣品屋文化」。

然而，我們也在戰後加速西化的過程中，一度迷失自我。銘傳建築系助理教授徐明松認為：「中小企業崛起、社會富裕後，階級快速流動的一代掌握經濟發言權，他們不穩定的品味，曾讓台灣的房地產文化歷經很大的破壞。」他的書以「粗獷與詩意」，形容近代台灣建築。

如今，我們跟上世界工程水平，有了鋼骨結構的快速工法、曾是世界第一的摩天高樓；玻璃帷幕、清水模、進口石材，國際潮流就在我們的街頭；紅外線感溫馬桶、乾濕分離浴室、雙人份洗臉台，取代阿公級的木製馬桶與浴桶。

另一方面，我們的住居環境脫離「家」的基本需求，成為誇富炫示的商品；愈炒愈高的房價，愈來愈嚇人的公設，「極致尊榮，品味豪奢」等空洞的廣告詞，讓「家」的定義逐漸抽離與異化。

回頭看建築師王秀蓮的住居哲學，房子不過是我們另一個身體，我們居住其中，俯仰其間。當我們重新思考住屋與歷史、環境、人群的關係，以及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各種融合過程，這將是一條漫長的道路，而我們才剛起步。



「起厝一百年」專題蒐集資料及採訪寫作期間，特別感謝文化大學副教授李乾朗、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人員周宜穎、林潔琪、陳怡菁及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提供協助。



原住民合力蓋屋

採訪／高有智·張立勳·吳政峰 | 整理／黃哲斌

現代人習慣住別人蓋的房子，但原住民至今仍保有自己蓋屋的傳統，而且是親友、全村一起來。對原住民而言，房屋不只是買賣商品，而是社區緊密互動的過程，就像蘭嶼前朗島村村長陳碧蓮說的：「蓋房子對達悟族男人是重要的終身大事，也是社會地位的象徵。」

陳碧蓮表示，族人以前會彼此幫忙蓋房子，甚至全村男人一起投入，為了答謝族人協助，屋主得事先開闢水田種芋頭、養豬或放牧山羊，房子落成再大宴賓客，所以蓋房子都要提前兩、三年規畫：「房子蓋得愈大，準備回饋的食物就愈多，代表財力愈雄厚。」

蘭嶼傳統家屋最常使用的木料是蘭嶼赤楠、台東龍眼或麵包樹，木釘則是以小葉桑製成，完全就地取材。男人很早就學會上山挑樹，還要做記號，每年上山維護，避免被破壞或拿走。

「傳統工法逐漸消失了，年輕人愈來愈不會蓋傳統地下屋。」造屋超過



▲朗島部落地下屋施工場景。(東海大學創藝院建築研究中心提供)

▶朗島部落傳統高屋施工過程，接頭固定用藤條不用釘子。(東海大學創藝院研究中心提供)



四十多年的陳碧蓮感歎，傳統的老房子消失中，互助蓋屋的風氣也日漸式微，失去人與人間緊密的連結關係。

美國留學回國的漁人部落青年董恩慈指出，一九六〇、七〇年代開始，政府下令改建蘭嶼舊建築，紅頭和漁人一帶的傳統地下屋幾乎拆遷殆盡，傳統地下屋消失，也會讓達悟文化連帶消失。

為了保護傳統工法與居住空間，東海大學研究團隊、台東縣政府與達悟族

人爭取文建會經費，以傳統工法維修五棟老房子，重現族人合力蓋屋的原貌。

高雄那瑪夏鄉的鄒族卡那卡那富群族人，至今仍保有合力搭建男子集會所傳統，他們以木材、茅草、樹皮、藤、竹、石塊，在部落中心建造稱為「薩葛嚕」的茅草建築，是族人討論重大事件的地方，更是祭典節慶集會的處所。

台灣「卡那卡那富文教產業發展促進會」理事長翁博學，回憶三年前蓋男子集會所的盛況，族人男女老幼分工綁繩、立柱或鋸木，晚上沒休息，聚在一起工作，聊聊祖先流傳下來的種種，不到一個月即完工。八八水災後，族人全都平安，大夥都到集會所，感謝祖靈保佑，並決定往後每年七、八月，都將舉辦小米感恩豐收祭。

相對而言，台北縣依山傍海的卯



▶高雄那瑪夏鄉卡那卡那富族人蓋男子集會所，除了在此討論重大事情、辦祭典外，也是族人精神核心。(張立勳攝)



▶卯澳的平埔族原本住高腳屋，清代漢人來台開墾，促成平、漢融合，居民以海邊與山坡石頭為建材、紅土為黏著劑，合力建立石板屋聚落。圖中為卯澳永續文史工作室王淑美。(吳政峰攝)

諺語

蓋房子時，絕不要去山上砍草或拔草：蘭嶼人蓋傳統屋是神聖的，達悟族提醒族人要專心蓋屋，上山砍樹也不能砍草或拔草，否則會帶來厄運。(提供者：夏本·菟牧冉)。

澳漁村，擁有台灣本島僅存三十六棟石板屋。這些石板屋就地取材，以海邊、山坡的砂岩，打造出凱達格蘭平埔族聚落，雖然日漸銷蝕，卻也見證了數百年平埔、漢人融合的歷史。

卯澳永續文史工作室總監林勝義表示，卯澳的平埔族原本住高腳屋，清代漢人來台開墾，促成平、漢融合，居民以海邊與山坡的石頭為建材、紅土為黏著劑，合力完成石板屋聚落。該工作室王淑美則指出，冬暖夏涼、又能抵抗海風挾帶鹽分侵蝕的石板屋，工法分為三種，一看就知道居住者身分。屋牆內石頭大小不一，稱為「亂石砌」，是一般家庭；牆上石頭若切割成磚狀，且排列平整，叫做「一字砌」；石磚呈人字型排列，屬於「人字砌」，是富貴家庭。

屋主拆除重建，加上政府闢路徵收，讓卯澳的石板屋快速消失；王淑美等人建議，政府應獎勵修繕石板屋，保存珍貴的平埔族聚落遺址，在工匠消逝、部族互助蓋屋逐漸式微的年代，讓後人仍能親見那一段先民融合史。

三合院一磚一瓦都是情

採訪／邱祖胤·曹婷婷·陳權欣 | 整理／黃哲斌



▲楠西鹿陶洋江家古厝中，吃大鍋飯是江氏子弟難忘的記憶。(曹婷婷攝)

「三合院的院埕，被瓦房環抱，像碗底；我在正對夜空開敞的露天碗底，繞圈、散步、望望月娘今夜是何風情的走來走去。」作家吳音寧在〈命運的絲線〉開頭如此寫著。六年級生吳音寧至今仍住三合院裡，對一磚一瓦的記憶鮮明，而且不斷創造自己的新體驗。

「我跟人家說我家房子是竹子編的、再抹上泥土，有人還不信。」吳家位於彰化溪州鄉的老宅院由她的阿公阿嬤所建，牆壁以竹編、夯土構成後再抹上泥灰，屋頂由紅瓦片堆疊而成，吳家第二代、詩人吳晟七個兄弟姊妹都住這裡，第三代、第四代陸續在此出世，轉眼間，這棟房子已有六十年的歷史。

「我印象中，以前這裡只有獨棟的正身，後來才慢慢加蓋兩邊的護龍，變

成三合院。」吳音寧說，以前屋內地板就是泥土地，門是木頭做的，直到現在仍然只以簡單的木栓當門鎖，一切看似落後，背後卻代表著樸實的民風。

「我還記得弟弟吳志寧小時候在地上爬的模樣，他剛開始吃力地爬過一階又一階的護庭（門檻），到後來動作迅速像在穿越五百障礙，很好笑！」吳志寧小吳音寧六歲，她口中的嬰幼兒爬行實錄，點出了三合院建築裡，房與房的連繫都有門檻相隔的特色。

吳音寧讀高中、大學時曾搬到都市居住，那時經常忘記帶鑰匙，她將藉口賴給這棟三合院，因為以前根本不必鎖門。現在重回老厝懷抱，雖然地板鋪上磁磚，屋內也多些現代用品，但對她而言，一切就像呼吸一樣自然。

台南楠西鄉的鹿陶洋江家古



▲日治時期三合院 (臺史博提供)

厝，呈現的是另一種大家族的熱鬧氛圍。在這座有二百八十八年歷史、全台保存最完整的單姓聚落裡，五十三歲的藝術家賴佳宏，也有永難忘懷的童年時光。

「三合院的前方有一條水道，裡頭住著青蛙、小魚蝦。」賴佳宏回想，自小逢年過節，古厝總是擠滿人潮，吃飯、閒聊，孩子忙著捉迷藏，在「四進三落」、「左六右七」的龐大建築群中找人難度極高，孩子們卻玩得很盡興。

而今，江家古厝成為全台唯一公司化管理的大院落，江家第二十一代、目前擔任古厝主事的江晉清，記憶最深的是吃飯：「逢年過節吃飯最有趣味，因為家家戶戶張羅宴客，通常自家碗筷不夠用，這時候就要到公廳向『公司』借鍋碗瓢盆，用完再拿去還，現場還有專人逐一點交，萬一打破還要賠償哩！」

近年來，許多三合院面臨拆除重建的危機，有些家族的連結卻因而更緊

▼台南縣擁有近三百年歷史的鹿陶洋江家古厝，四進三落的龐大建築群，是孩子捉迷藏的嬉戲天堂。(曹婷婷攝)



▲新竹關西餘慶堂是前台灣省主席范光群的祖厝，堂前的大水池同樣有一百五十年歷史。(陳權欣攝)

密。例如新竹關西的南和餘慶堂，歷經一百五十年歲月，雖經多次修繕，左右多護龍只有輕微改變；雙燕尾的屋簷造形，則顯示范家的地方聲望。

曾任國大代表的范美華說，餘慶堂整修前分為兩派意見，一派希望全部拆掉，重建二層樓房；一派則認為外觀不變，內部整修即可。餘慶堂目前維持舊貌，就是力主不變的宗親說服另一派。如今，每逢過年或清明，范姓家族返回祭祖，人數多達千餘人，每次都要殺兩條豬，席開將近一百桌，非常熱鬧。

從吳音寧的三合院到江家、范家的合院建築群，都是台灣邁向工業社會前的重要地景，也是許多孩童「暑假回阿嬤家」的歡樂經驗。近年雲林古坑等地的民宿業者，開始以「三合院」做為旅行體驗的特色，外婆家的古早記憶，或許還會繼續流傳下去。

諺語

未起大厝，先起護龍：依建築慣例，營建家宅時先蓋大厝，而後再造護龍，這句台語俗諺告誡做事必須依序推進，不能違背常規。

【大宅門的記憶】

豪宅百年變遷

採訪／王志宏·吳進昌·黃哲斌 | 整理／黃哲斌

古早古早，還沒有豪宅之前，台灣有錢人都住什麼房子？百年來，我們又目睹哪些「大宅門」的演變？

日治之前，台灣富賈住宅以中國林園建築為主，霧峰林家是現存的代表。作家陳柔縉表示，等到日本政府引入仿巴洛克的洋樓建築，「台灣的豪宅先後歷經西式洋樓、獨棟別墅、花園大廈、鋼骨豪宅等不同階段」。

在大宅院裡長大，究竟是什麼滋味？現年七十八歲，旅居英國近一甲子的知名藝術家林壽宇，是霧峰林宅第二十二世子孫。他表示，七歲時被父親送到台北寄住日本友人家，接受日式教育，小學求學過程都被日籍同學欺負；唯一讓他欣慰的，就是期盼暑假趕快到，屆時就能回霧峰老家。

▼圖為霧峰林家花園下厝耆老林壽宇（左）與堂弟林義峻，左側的大花廳戲台，是九二一地震後重新修建。（吳進昌攝）



◀日治時代，洋樓變成富豪新寵，台北貴德街當時有「洋樓街」的稱號，現在僅存茶商陳天來起造的大宅。（黃哲斌攝）

林壽宇說，由於自己是嫡長孫，一回家立刻變成「囡仔王」，林宅大花廳就變成他的遊戲場，每天開心地拿著阿嬤的拂塵，在戲台上唱戲，還不准二房的小孩進入自己的地盤。

他的堂弟林義峻是現任霧峰林宅下厝管委會總幹事，從出生、結婚都住在林宅，直到九二一地震林宅倒了，才搬到台中市的公寓大樓居住。林義峻說，他幼年見過國軍強占林宅大花廳當營房，阿兵哥缺柴火，就拆大花廳戲台當柴燒；當時林宅下厝大房與二房，只剩下三十餘戶，一百二十多個房間多已破舊不堪。

日治時期，西式洋樓成為有錢人的

▼霧峰林家宅園的大花廳，戲台就搭在庭院裡，曾是林壽宇童年的遊戲台。（中時資料照片）



◀高雄內惟李氏古厝後院大柱，貼上罕見的「十三丁掛」磁磚。（王志宏攝）

◀高雄內惟李氏古厝為巴洛克式二層樓圓拱型迴廊洋樓，結構為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。（王志宏攝）

新寵。台北貴德街因靠近大稻埕碼頭，當年成為茶商聚集的街市，還有「洋樓街」封號。而今，貴德街已不復洋樓街舊觀，僅存大茶商陳天來的華麗舊宅。

然而，高雄仍保存陳中和、內惟李氏兩棟洋樓大宅，讓人得以一窺當年富豪之家的氣派。李氏古宅位於鼓山區內惟路一偏僻小巷盡頭，這棟兩層樓的土黃色洋樓建於一九三一年，大門上方浮雕刻有李家當年商號名稱「福興號」。

如今仍住在李宅的女主人李林瑞鳳表示：「坊間傳說，公公為了讓長子李文燦迎娶陳中和的孫女，為表示門當戶對才建此屋，事實上並不正確。」她說，公公李榮因經商常到上海，看到當地有許多巴洛克風的西式建築，決定蓋一棟大宅院，讓十一名子女都能住得舒

適。當年，起造李宅是地方大事，光是立一根柱子就動用一百人，兩邊各五十人，以拉繩方式逐步將柱子放定位。

李林瑞鳳回憶，幼時最喜歡坐在庭院聽哥哥李文燦講故事，宅院周圍就是農田，植有甘蔗、稻米，黃昏時傳來蟬鳴鳥叫，遠遠還能看見火車冒著黑煙，駛向高雄車站。

一九九七年，高雄市政府為了道路拓寬，原本要徵收拆除李宅的右半邊，經學術界人士奔走才得以保存，目前被列為市定古蹟，繼續看望八十年來的家族故事。

二次大戰後，「陽明山別墅」一度是頂級住宅的代名詞，仰德大道曾有「富豪街」之稱。一九八〇年代，獨棟別墅逐漸被僑福花園廣場、東帝士花園廣場等集合性建築取代；近年帝寶等大坪數豪宅崛起，更成為有錢人的最愛。

過去一百年，豪門建築的興衰起落，呼應了台灣經濟力的變遷轉移，也反映了房市炒作的潮流風向。

諺語

縱有大廈千間，不過身眠七尺：這句國語俗諺意指就算家財萬貫，物業眾多，能享受的與尋常百姓相去有限。

老街住商合一，忙裡有閒

採訪／吳敏菁·黃文杰 | 整理／黃哲斌

逛一條街，你可曾好奇這條街背後的故事？可曾想像店面裡、櫃台後，那些活生生的人物、悲歡與氣味？

無論台北淡水或九份、新竹北門或湖口、彰化鹿港、雲林斗六、高雄旗山，每座歷史悠久的城鎮幾乎都有一條老街，它們像是穿越時空的動脈，既是當年商業交易的中軸線、逛街看熱鬧的起返點，也是常民生活的沉積岩，保存百年來住商混合的斷代剖面，日日上演著「前頭熱滾滾，後頭自悠閒」生動戲碼。

例如桃園大溪和平路，「老街建築太理想，前面忙著做生意，但後面住家可享片刻的寧靜，把觀光客的嘈雜聲隔

開。」大溪歷史街坊再造協會總幹事簡秀雯說。大溪還有一個特殊之處，其他城鎮的鬧區主街經常沿著河岸結市，大溪和平路老街卻與大漢溪垂直相交，而且都是只有一層樓的狹長街屋。

大溪導覽協會總隊長范煥彩解釋，清光緒年間，大溪成為樟腦、茶葉、木

天。」范煥彩說。

由於老街建築可以往後延伸，較無蓋兩層樓的動力；當地居民更流傳一種說法：「財產是靠水流來，樓仔厝驚給水流去。」范煥彩說，「樓」與「流」台語音同，老一輩相信大漢溪是老街的命脈，不敢輕易蓋二樓以上的街屋。

正因都是一樓厝，當地商家花更多精神在牌樓立面上爭奇鬥豔，各種巴洛克浮雕，融合中國傳統花鳥吉祥圖案，變成另一種特色。老街居民回憶：「當年商家為了別出心裁，雕塑製作期間還會用帆布遮住圖案，避免鄰居模仿。」

除了大溪，彰化鹿港的老街，也留存了這種住商合一的狹長街屋，中山路的元昌行是鹿港唯一保存雙層樓井構造的連棟長條形街屋，屋內還有高聳的樓層，進門後有廳堂，可欣賞雕欄藻繪，是「鹿港傳統街屋中的街屋」。李翰祥執導「揚子江風雲」，還借用元昌行的樓井作主要場景。

彩繪老師李奕興從小就在元昌行長大，他說，曾祖父李恆福開始經營元昌染布行，祖父李廷鐘接掌染坊後才搬遷到中山路現址，繼續經營染坊及布莊，戰後專營布莊，直到民國六十年歇業。

李奕興回憶，元昌行當時共住了叔伯五個家庭，三十多人生活其間，非常熱鬧，也訓練了人人都是大嗓門、耳朵

尖，而且腳步快。印象最深的是，茅廁在街屋第三進的屋後，每逢家人要拉肚子，總是一邊疾呼「緊，毋赴囉！」，一邊奔跑，跨欄似跳過一進又一進的門檻，疾衝幾十公尺才得以順利解放。

李奕興的姊姊李玉鑾至今仍住在元昌行裡，屋內天井植物綠意盎然，街上



▲大溪老街的街屋牌樓立面，展現家族故事，右為「榮泰」剪黏做法，看似巴洛克式山牆，卻是李鐵拐與葫蘆等東方色彩浮雕。（黃文杰攝）



▼大溪老街長條型建築中留有天井，雨水流匯至此象徵「聚財」。（黃文杰攝）

材、煤礦的集散地，和平老街因緊臨大料炭碼頭，各式商店才開始林立。「街道與河岸成垂直發展，好處是通風，發展腹地較不受限，漸漸衍生成二進或三進的長條型建築，深度可達六十至七十公尺，中間留有天井，可以匯聚雨水象徵聚財，穿越街屋也穿越明暗，別有洞



▲鹿港中山路前身的不見天街。（翻攝店家老照片）

▲▲日治時期鹿港實施市街改正計畫，砌磚店街迎向陽光，改立昭和現代主義樣式風格。（吳敏菁攝）

人聲喧嘩，但只要關起兩道木門，就自成寂靜天地，她怡然地說，就像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」，這老房子裡，到處都充滿家族與時代的記憶。

諺語

講話無關後尾門：這句客語俗諺意指，有人信口雌黃，隨意亂說，不顧後果。

【躲雨的記憶】

亭仔腳宛若時光長廊

採訪／林欣誼·黃哲斌 | 整理／黃哲斌

台灣久矣·起厝一百年

「下雨了，趕緊來去亭仔腳避雨。」這幾乎是所有台灣人的共同經驗，不過你或許不知道，無論騎樓或亭仔腳，除了避雨躲太陽，曾經有許多人、許多故事在此發生。

台南市青年路西段以前稱為「亭仔腳街」，曾是傳教士馬雅各落腳行醫之處，也是余清芳策動抗日運動噍吧哞事件的西來庵所在地；高雄旗山的「石拱圈亭仔腳」，則是日治時期模仿歐洲文藝復興風格的白色拱石騎樓，極具特色。由此可見，早期「騎樓」並未普及，而是庶民生活的特殊標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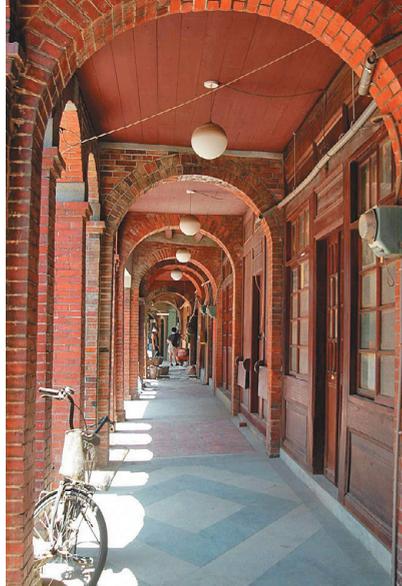
◀高雄旗山的騎樓以「石拱圈」聞名，圖為旗山國小的石拱圈建築，已被列為縣定古蹟。（中時資料照片）

▶三峽民權老街的圓拱式騎樓，是日治時期大正初年台灣街屋流行的樣貌。（中時資料照片）

二十世紀初，日本政府在台實施類似都市計畫的「市區改正」，由於亞熱帶氣候多雨、日曬強烈，當年就由地方政府統一騎樓的寬度，這項政策甚至是台灣總督府向日本本土宣傳治績時，特別強調「東亞第一」的先進措施。

當時不只騎樓的寬度一致，有些街區規定二樓陽台也要同寬，戶戶相連，甚為整齊壯觀。如台北市貴德街當年是茶商聚集之地，濃郁茶香與花香瀰漫在騎樓裡。在貴德街長大的文史作家莊永明回憶，茶行會在騎樓下曬茶、揀茶，整條走廊堆滿了茶籠與竹篩，製茶用的茉莉花、桂花散落在地上：「我的童年，幾乎就在花瓣鋪成的地毯上玩耍。」

「望春風」、「補破網」等作詞者李臨秋也住在貴德街，莊永明常看到



▲騎樓下川流不息，往往見證了時代變遷的歷史痕跡，圖為北市萬華剝皮寮古街的騎樓。（中時資料照片／陳信翰攝）

李臨秋坐在自家騎樓的板凳上，狀甚寂寥，莊永明就會上前陪他聊天，甚至邀他去小酌兩杯。

台北市武昌街也有一條文壇著名的騎樓，詩人周夢蝶曾在明星咖啡館的門外擺攤賣書，騎樓下人潮來去，也是明星咖啡館老闆簡錦錐的眼底風景。簡錦錐回憶，以前的騎樓很乾淨，只有道路還未蓋水溝時，偶爾下雨會積水。由於騎樓為公有空間，攤販偶爾挑東西來擺攤，警察就會取締，攤販與警察會在騎樓下玩捉迷藏；而今騎樓一整排服飾、皮包等攤販，大家似乎也習以為常了。

大約五〇年代，周夢蝶開始在明星咖啡館騎樓擺書攤，有天員工衝進廚房對他大喊：「老闆，門口那個賣書的

諺語

打牆也是動土：此句國語俗諺意指，與其大費周章只為完成一點小事，還不如乾脆大刀闊斧，一次解決。

昏倒了！」大家正忙著要叫救護車，周夢蝶卻慢慢醒轉，安靜地坐回書攤。當簡錦錐聽說，周夢蝶因三天沒吃飯而昏倒，趕緊準備麵包和熱牛奶請他進食，還委婉地說：「有緣才在同一個屋簷下做生意，大家交個朋友。」

周夢蝶在這裡擺攤二十多年，他的攤子不時圍滿來「看」他的學生或作家，有一次，一群人請周夢蝶上樓喝咖啡，「整整三個鐘頭，他都沒開口說一句話！」簡錦錐笑說。後來兩人熟了，不和陌生人說話的周夢蝶卻常跟他聊個不停。當時周夢蝶住在三重，每天一早扛著書，坐第一班公車到這裡擺攤，收攤後再背回家，簡錦錐體貼他，特地情商隔壁茶莊借他放書，甚至過夜借宿。

武昌街如今已漸成老舊街區，正在進行都市更新案，附近十幾棟老樓房，最快二〇一〇年底就會拆除改建。陪著明星咖啡館走過一甲子的簡錦錐，至今每天都來喝一杯咖啡，坐在二樓靠窗的座位，靜靜看著樓下人來人往。在他眼中，明星所在的這排長長的店家與騎樓，就是一段川流不息的故事……

見證權力起落的神社

採訪／黃如萍·甘嘉雯 | 整理／黃哲斌

一座建築，有時象徵統治者意志，有時述說改朝換代的故事，有時凸顯權力起落的荒謬反差，在台灣，「神社」就是最好的例證。日治時代遺留的兩百多座神社，如今有的變成忠烈祠，有的化身為大飯店，台中公園裡的甚至只剩下「鳥居」，躺在地上變成觀光遺跡。

神社是日本祭祀傳統宗教神道的場所，也是政教合一的精神象徵。台灣最早的神社是一八九七年的台南市開山神社。台南文化資產保護協會理事長詹伯望表示：「該址原本是清廷為了政治籠絡，奉祀鄭成功的延平郡王祠；因鄭母是日本人，日本政府也尊崇鄭氏，將該地改建為神社。」因此，正殿等建築保



留中國風，只有拜殿是日式房舍。

戰後，白崇禧將開山神社的鳥居改為牌坊，加上青天白日徽章，題字「忠肝義膽」；後來，國民政府為宣揚鄭成功是開台民族英雄，又將老舊的福州式建物拆除殆盡，改成中國北方式水泥建築。二〇〇四年，台南市議會還爆發是否該拆除建物上國民黨徽的爭議。

日本政府當年在台灣各地廣建神社，連玉山峰頂都有一座小小的「新高山神社」，一九六六年才變成于右任銅像。二次戰後初期，許多日本神社仍被保留下來，大多做為忠烈祠之用。

一九七二年台日斷交後，政府發布「清除臺灣日據時代表現日本帝國主義優越感之統治紀念遺跡要點」，日本神社才被大規模拆除。

在這波神社拆除風潮中，桃園神社是唯一被完整保存的神社。桃園縣為了保存歷史文化，在忠烈祠之外，還成立地方文化館。文化館執行長、作家東年

▲台中神社如今只剩鳥居躺在台中公園內，變成花壇的裝飾。(中時資料照片)



▲台中神社在日治時期的樣貌，今已不復存在。(中時提供)

指出：「桃園忠烈祠不太像其他日本神社，它融入大量中國式的斗拱、屋頂等等，顯現中國

文化和美學對日本的影響。」一九九四年，這座歷劫餘生的神社被核定為國家三級古蹟，也是桃園縣十大古蹟之一。

日治時期規模最大、最知名的神社，應屬劍潭山上的「台灣神社」，它屬於位階最高的「官幣大社」，當年也是民間出遊的熱門景點。一九四四年，一架客機墜毀於此，台灣神社幾乎付之一炬。戰後，台灣神社鳥居的一部分賣給三峽祖師廟，雕刻成正殿龍柱；原址則蓋為台灣大飯店，一九五二年，蔣宋美齡的「台灣省敦睦聯誼會」接手，才擴建為今天的圓山大飯店。

從台灣第一神社變身為國際觀光大飯店，圓山老員工見證了另一種政治權力的轉移。服務近四十年、二〇一〇年



▲玉山峰頂的新高山神社，曾是台灣最高的人造建築物。(臺史博提供)

諺語

抹壁雙面光：這句台語俗諺有模稜兩可的意思，意即表示行為不太光明磊落，被疑是牆頭草了。

甫過世的王萬生前接受訪問時指出：「當年，只要華隆紡織翁明昌董事長一來，就有三百元的小費！」

在那個時代，能到圓山飯店的本地消費者，不是達官顯要，就是富商巨賈。

前圓山飯店副總經理王萬說，他一九六八年進入圓山工作時，月薪一千七百五十元，而他在一般公司擔任技工的父親一個月只有九百五十元：「我幾乎未曾將薪水從銀行領出來，因為光是小費就比薪水多。」王萬指出，當年要進入圓山飯店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介紹人，並經嚴格身家調查才能參加面試。

圓山飯店近年歷經興衰冷暖，甚至引爆上空秀話題；從威權時代的政商象徵，淪為辛苦經營的老飯店，再度反映了時代變化下權力起落的冷酷現實。

▼台灣神社曾是全台位階最高的神社，也是遊客常去的旅遊景點。(中時提供)

